

马拉维烟草童工之痛

据估算，马拉维有多达 8 万名儿童参与烟叶生产。

在收获季节最繁忙的时候，马拉维生机勃勃、平坦延展的土地上满是采摘黄绿色烟叶的儿童，其中的一些还不满 5 岁。

5 岁的奥勒法拉（Olofala）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每天跟着父母在马拉维烟叶主产区卡松古的农村劳作。当被问及明年是否去上学时，他无奈地耸了耸肩。

对奥勒法拉来说，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工作第一，读书第二。他的姐姐，12 岁的埃塞尔才读了 3 年书。由于不得不去做工和生病的原因，她去学校的时间并不规律。“我咳嗽。”埃塞尔说，“我胸口疼，头也疼。有时候，感觉喘不过气来。”

童工苦境

据《2010 年美国劳工报告》称，20 世纪 80 年代前，世界大部分烟叶产自美国。而今天，世界上大约 85% 的烟叶产自使用童工的发展中国家。

马拉维有着非洲数量最多的童工。把健康问题放一边，儿童们还遭受着经济剥削。奥勒法拉和埃塞尔经常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但挣的钱还不到 1 美元。他们是在“帮助”为一

家农场主干活的父母。其他的孩子长时间无休息地劳作，每天只能挣 0.25 美元。据统计，卡松古有 22 万个登记农场和庄园。

即使如此，他们也算得上幸运儿。一些孩子从未见过他们应得的钱。“我们有很多关于孩子被以高工资骗到农场工作的报告。一直工作到产季末，他们得到的只是一件旧衫。”非政府组织“国际儿童权利”马拉维项目经理蕾茜·麦桑亚说。

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是马拉维糟糕的经济形势。为养家糊口，父母们不得不让他们的孩子出去工作挣钱。

在过去的 10 年中，马拉维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烟草生产国。这主要是靠较低的未加工烟草关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缺乏监管驱动的。据联合国统计署统计，马拉维 98% 的低成本烟叶用于出口，主要目的地是欧洲和美国。

司法之痒

超过 90% 的马拉维烟叶由总部位于美国的环球烟叶公司和联一国际买走。这两家公司会转手卖给其他那些国际烟草公司。他们的主要客户是两家世界上重要的卷烟生产者：菲莫国际和英美烟草。如此一来，在西方国家消费掉的几乎每一支混合型卷烟

中都有马拉维烟叶。

马拉维是联合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童工公约的缔约方，国内也拥有阻止雇佣 14 岁以下儿童的法律架构。那么，为什么政府对童工视而不见？答案很简单：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称，马拉维经济主要依靠烟草，烟草出口占该国出口收入的 70%。

“有些庄园遵守不使用童工的规定，但也有些庄园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蔑视法律。”马拉维计划顾问麦克唐纳·蒙巴说，在过去的两年中，只有 49 位农场主因使用童工被起诉，大多数以罚款 34 美元了事。

国际劳工组织说，马拉维法律体系的缺口和自相矛盾助长了童工问题的发生。

“马拉维的法律体系非常脆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护计划官员堀井智子称。她认为，承诺减少童工数量比以装潢门面的措施回应日益增长的国际压力要好。法律没有旨在减少童工数量的特别措施，最重要的是没有足够的预算资金。“分配的预算资金微不足道。至今所有的项目都不得不依靠国际非政府组织资助。”堀井智子说。

这一观点引起了国际劳工组织马拉维童工顾问哈利德·哈桑的共鸣。“批准公约及通过法律并不能解决问题。”哈桑说，“你需要钱、献身精神、



图为在一家农场采摘烟叶的两名马拉维儿童。

划算的计划、基础建设和努力工作。”

僵局难破

拥有反对雇佣童工政策的跨国烟草巨头坚称他们遵循了法规。英美烟草在其网站上称，“在世界范围内的运营中均未雇佣儿童”，但承认，经由中间商购买烟叶使其难以追踪烟叶来自哪些国家，并确保所有农场主都遵守不使用童工的法规。

马拉维的教育体系薄弱，只有 1/3 的孩子能够完成小学学业。“除非教育部门强大起来，为所有孩子提供有质量的教育，否则孩子们将一直如此劳作下去。”堀井智子说。

烟草行业从烟草种植中获利丰厚。根据 2008 年的财务报告，全球最大的五家烟草公司共计挣了 3000 亿美元，比大约 40 个国家的 GDP 还

要高。

“如果大烟草公司真心实意地想改善童工的社会和经济处境，就应该拒买任何在生产中使用童工的烟叶。”加利福尼亚大学烟草控制与教育中心的斯坦顿·格兰茨说。

对此，烟草巨头并不同意。“简单地停止从马拉维购买烟叶无助于解决这个国家严重的童工问题。”菲莫国际外事总监安妮·爱德华说。

在这种僵持继续的情况下，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个事实：马拉维从“绿色黄金”中获益甚少。它仍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在《2010 年人类发展指数》中所列的 169 个国家中排在第 153 位。在马拉维 1320 万人口中，有大约 40% 的人日均生活费在 1.25 美元的贫困线之下。

（据英国《卫报》）

想念烟草的味道

□ 杨子

曾经以为这样就是一生。曾经以为终于接近了幸福的边缘。这世上，没有人比你更懂我。

也因为你最懂我，所以，只有你能如此深刻地伤我。

在你转身离去的时候，阳光正斜斜地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温暖而眩目，竟然没有一丝离别的痕迹。

所有的热泪，所有的痛苦，都给了那个温暖的春天。

那个生长快乐与梦想的季节，也生长深刻的忧伤。

整理你抖落的烟灰 / 重温你唇边的气味 / 缝补你最爱的衬衫 / 试图和你靠近一些 / 在这个小小的房间 / 挤满了对你的思念

深夜，月光苍白，世界静默无语。阿妹的歌在午夜响起，猝不及防中，一遍一遍地将心揉碎，捣烂。

生命中总有些时刻，没有任何人可以慰藉，没有任何人可以帮你度过。只有时间如沉默的河流，冲刷了往事，带走了记忆。让满是创痕的心，慢慢归于平静。

这一刻，突然强烈的想念起烟草的味道。翻出烟，笨拙地抽出一支，点燃。

黑暗中，烟蒂的光在指间明明灭灭。熟悉的味道开始在周遭弥漫，任凭心事在烟雾里，若隐若现。

喜欢你抽烟的样子。喜欢坐在你的对面，看淡淡的烟在我们中间袅袅升起。轻烟环绕中，有一种玄幻的温暖。

喜欢听你说：吐个烟圈，圈住你的悲欢，圈住我的爱恋。

是烟雾的迷离遮住了期盼的眼神吗？还是虚幻的温暖，终于无法抵御现实的残酷？

当春天的风，丝绸般轻柔地拂过离别的午后，心情竟然出奇地平 and。

没有谁纠缠对错是非，没有谁计较爱恨得失。

你吸烟的模样有些憔悴。我说，给我一支吧，陪你。

平生第一次碰的烟，没有吸到最后就被你夺了去。这一次，你终于没有迁就我的任性。

多年以后，我依然不懂，为什么吸进嘴里的烟和你身上烟草的味道，竟然如此地不同？

百年“双喜”风云录

□ 岳仲彦

1905 年，广东南洋烟草公司成立，继而“双喜”创牌生产。它的创立，拉开了中国民族烟草业发展的序幕。它，见证了中国民族烟草产业从弱到强、从小到大的历史。

1905~1910 年：洋烟入侵 两度创业 艰难创牌

1902 年，英美烟公司在中国设厂。短短几年时间，英美烟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卷烟市场。不少民族资本家为了振兴民族工业，前后开办了多家烟厂，但都以失败告终。

1905 年，粤商简照南、简玉阶兄弟集资在香港创办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并推出了“双喜”等卷烟品牌。“双喜”等卷烟品牌上市后，对“老刀”、“哈德门”、“三炮台”等构成了威胁。外国烟草公司恐其壮大，几番对其进行打压，使南洋烟草公司负债累累。

1908 年 5 月，简氏兄弟忍痛宣布广东南洋烟草公司破产。后来，在他们的叔父简铭石的全力支持下，公司在拍卖整理后，于 1909 年更名

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继续营业。

1911~1918 年：抗击洋烟 爱我国货 实业救国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浪潮，国货畅销。简氏兄弟抓住时机，提出了“中国人请吸中国烟”的口号，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得以迅速成长。

据《岭南掌故》载：“广州、上海、武汉、沈阳、张家口等城市和南洋各地烟商纷纷要求代销‘南洋’产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外国烟草公司的打压下发展壮大起来，分别在上海、武汉、香港等地增设分厂，成为当时最大的民族资本烟草企业。

1919~1951 年：颠沛流离 顽强抗争 公私合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外卷烟业竞争加剧，国内赋税加重。从 1927 年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始走下坡路。宋子文出资收购了南

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半数股权，官僚资本进入。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此后至解放前的 12 年里，由于通货膨胀严重，加上公司机构臃肿、设备陈旧、流动资金缺乏，导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只能艰难地维持生产。

1949 年 5 月 19 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广州设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州制造厂”，即广州卷烟二厂的前身。

1951 年根据国家政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中国内地的工厂实行公私合营。

在这段时期，“双喜”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本色。

1980~2002 年：平稳发展 夯实基础 再战洋烟

“文革”之后，“双喜”迎来了平稳发展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双喜”迅速成为广东省第一大卷烟品牌。

20 世纪 80 年代初，外烟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广东这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成为外烟登陆我国后的“练兵场”。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广东“双喜”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

去菲律宾买雪茄

茄的血缘关系而受到了他们的青睐。

16 世纪，西班牙人从古巴带来了种子，撒在吕宋岛的土地上，从此该岛的烟叶生产发展起来。每年 11 月到次年 4 月的雨季之前，是烟叶的生长期，此时吕宋岛道路旁一块块烟田里绿意盎然。烟叶长得很快，3 个月就能采收，每块田都能种两茬。烟叶采收之后，烟农会将烟叶送入烟楼里烘烤后才交给烟草商。今天，从吕宋岛北部的佬沃前往维干的路上，还有机会见到以泥土、稻草并加入甘蔗汁建造的大约 2 层楼高的传统烟楼。

直到 19 世纪，吕宋岛的烟草业仍控制在西班牙人手里。那时，已经开始实行企业化经营，混合使用进口烟叶和菲律宾当地烟叶，以配制出更好口味的雪茄。1831 年，菲律宾的烟草企业一分为二，其中一家是至今仍在运作并生产手卷雪茄的“伊莎贝拉之花”。

现在，伊莎贝拉之花旗下有三种雪茄品系，都颇具知名度，即 Don Juan Orquijo 系列、1881 系列

及 Tabacalera 系列。

Tabacalera 系列历史悠久，是菲律宾当地人普遍使用的雪茄。原因无他，就是价格大众化，25 支折合人民币大约为 132 元，大部分刚开始接触雪茄又不想花大钱者会选择这个品系。这个系列的雪茄有咖啡、巧克力、草莓、香草、香槟等口味，以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

1881 系列依其长度还是有不同的价格，有些价格甚至超过 Don Juan Orquijo 系列的价格，5 支雪茄价格折合人民币大约 220 元到 550 元。这款雪茄的烟叶并非全都采用菲律宾当地生产的，除了外加巴西的烟叶调配，外包皮烟叶则来自印尼爪哇。根据当地导游的介绍，若是品尝红酒，或平时抽烟但烟瘾不是很大者，想试试高级雪茄的味道，就不妨选择味道较温和的 1881 系列。

至于 Don Juan Orquijo 系列，其单支售价折合人民币约为 220 元至 1100 元，雪茄味道较浓，使用多种烟叶制作而成，包括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巴西和本地生产的烟叶。

关于抽烟

□ 肖建国

当年，我下放的地方是个产烟区。夏秋之际，新烟长成，生产队的烤房就都架柴生火，开始烤烟了。女社员们将烟叶小把小把扎紧，用铁丝架夹住，一排排吊挂在烤房里。柴火烧起来，噼噼啪啪地爆响。烟气从烟筒里袅袅娜娜地散出来。手抚着微微发烫的外砖墙，可以想见烤房里头热浪灼灼，但不知青青烟叶在灼烫中会是如何煎熬。我们就堆块席子睡在烤房旁边，日夜守候，随时添柴，不让温度降下来。

几天以后，烟叶烤好了，绿色的生命变得金黄。

后来我招工进了卷烟厂。我被分在了一车间。车间好大，机声轰鸣，热气蒸腾，烟雾蒙蒙。烟叶们必须在这里经历蒸汽、抽梗、切砍、烘炒，然后才流入卷烟车间。

先说蒸。那时候烟叶打成包已经在仓库里存放两三年了，已经变得干燥、紧绷。出了仓房，首先得在蒸汽罐里经过发酵。蒸汽罐有一间杂屋大小，精铁铸成，四壁和顶部密布了蒸汽管道。烟包们堆叠在罐子里，挤着、顶着、扛着，互不相让。两头铁门一关，严丝密缝。蒸汽一放，温度立即就升高了。蒸汽罐顶上的压力表显示着里面的温度。那温度当然是很高的，比古时的炼丹炉不会弱。蒸够了四个小时，关蒸汽，开铁门，烟包们被铁车子推送到一个大案板跟前。案板好大，有五张乒乓球桌拼起来那么大。案板黑腻腻的，油垢很厚。案板周围，坐了一圈中年的或是老年的女工。她们要把烟叶上的梗子抽出来。她们做这份抽梗的工作都有很长时间了。她们的大拇指和食指上都结了一块铜钱厚的茧，有的常年用胶布缠着。她们神情凝重，攒眉抿嘴，似乎对烟梗充满了某种仇恨。左手揭起一匹烟叶，右手两指一夹，一抽。抽出来的烟梗，随手丢在胯下。后来有了抽梗机，就快捷多了，轻松多了。只须将烟叶往机斗里放，机嘴里就喷吐出一根根烟梗。突突突，像射箭一样，飞快。然后，切丝，那切丝机老旧、沉重、狰狞，一看心惊。我做的就是切丝工。这份工作很简单，每天只是重复地搂起大抱烟叶喂进机斗里。切丝机的结构也极简单，前刀后斗。后面机斗里的上下各是一块铁链板，同时缓缓推进，将烟叶夹紧，再夹紧，紧得不能再紧。前头的刀片一直在飞速地上下切割，那速度是一秒钟二十几下，烟叶一到刀口下，顿成飞丝，纷纷扬扬落进传送带上，直接就送进了炒筒。炒筒是一个两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圆筒，十余米长，前高后低，斜斜地搁在水泥墩子上，悠悠地转动，炒筒的前后各有一个工人守着，随时检查烟丝是否均匀，这个工作不累，但是很脏，很热，烟尘很大。我们那个班看守炒筒的女工据说是解放前资本家的姨太太。身为姨太太，应该还是比较漂亮的，但她已经五十来岁了，只从身材上，还能依稀看出当年的风姿。我们共事了不到一年，有一天，忽然听说她死了，是用裤腰带悬在单身宿舍的床架上吊死的。她参加了一个批斗会，站在台上陪了一上午，回去就自尽了。

烟丝经过烘炒，变得蓬松金黄，顺着风道进入卷烟车间。它们还要在保持恒温的房间里待上一段时间，才送到卷烟机上。这以后，一切就变得简单、轻松、洁净。

我种过烟，做过烟厂工人，知道由烟叶变成香烟，其间经历了多少煎熬淬炼。那过程其实是不忍过细琢磨的。所以，当一支烟递到手里的时候，我还能怎么样呢？唯有衔到嘴里，“啪”！点燃火机，帮助它最后得到升华。

我是 55 岁开始抽烟的。